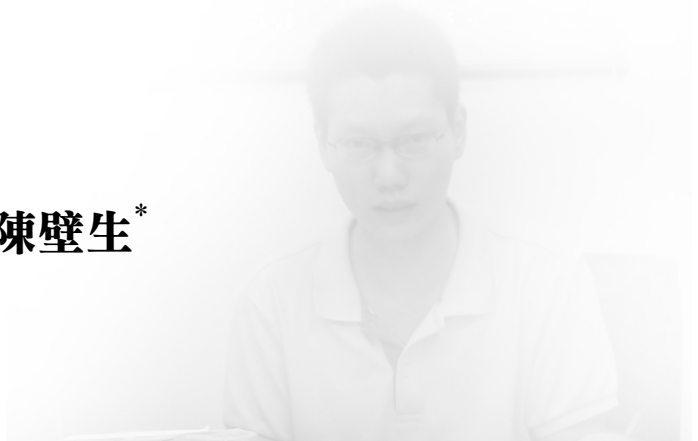


經學、制度與生活⁺

陳壁生^{*}



在現代社會，面臨著對許多人類共通的根本性問題的探討。例如什麼是政治，怎樣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，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當的生活方式，等等。在一個多元化取向非常明顯、虛無主義思想非常流行的時代，討論這些問題是必要的。

而這些根本性問題，在經學之中有明確的表述。對我們今天而言，要重構政治社會，經學既是我們今天的現代生活的一面鏡子，也能夠為我們反思自己所處的時代提供最重要的思想資源。

經學之所以為「經」，因為它是常道。《白虎通》曰：「經，常也。」劉熙《釋名》曰：「經，徑也，常典也，如徑路無所不通，可常用也。」李源澄的《經學通論》明確闡明

經學意義：「吾國既有經學以後，經學遂為吾國人之大憲章，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。聖君賢相經營天下，以經學為模範，私人生活，以經學為楷式，故評論政治得失，衡量人物優劣，皆以經學為權衡。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，皆須於經學上有其根據。經學與時王之律令，有同等效用，而經學可以產生律令，修正律令。在吾國人心目中，國家之法律不過一時之規定，而經學則如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，萬古長存。董生言『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』是也。經為明道之書，故經學為萬古不變之道，故吾以為以常法釋經學，最為得當。」可以說，經學是華夏族群價值的本源。

經學之所以對華夏傳統社會產生影響，所依賴者在乎制度。總體言之，經學分漢宋，漢

⁺ 本文係二〇一〇年八月四日本院儒學討論會內容。

^{*}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。

宋之學，在「制度儒學」的表現上，也各有差異。從歷史的角度看，華夏史上，漢唐政制與宋明政制，大為不同，而其差異的根源，則是經學的形態的差異。

漢世五經之學，對制度影響之最大者，實在朝綱政制方面。兩漢經學能夠致用，最大的功能，是建立王朝政制。東西京今文之學，皆以為孔子為漢世立法，故其行政立制，皆援引經義，以經學義理為其價值來源。最典型的，莫過於五經博士制度。兩漢之世，興太學，修郊祀，改正朔，定歷數諸方面的改革，都依經義進行，凡明堂、服制、喪禮、葬禮諸種安排人間秩序的制度的建立，都盡力以經學義理作為價值來源，以重新損益、建立之。這些制度，成為五經之學在歷史上展開的經驗。

宋學的影響，則更偏重於宋以後的社會。宋學的核心經典是四書。不論是朱熹，還是王陽明，其儒學思想的重心，已經由以經學改造朝綱政制，轉向以理學教化社會。理學影響下的大儒，每至地方，每治一處，皆以儒家之義，敦仁崇孝，教民化俗，行一方之政。可以說，「制度儒學」在宋明時期的體現，主要在於鄉約、族法、家禮，乃至於書院制度上。

在生活層面上，漢唐之間，經學通過皇綱政制而影響一般社會生活。無論是引《詩經》廢除肉刑、還是以《春秋》裁決疑獄，引《論語》抨擊連坐制，都直接與庶民生活密切相關。而五經博士、三老等職官制度，太學、辟雍、郡國學等學校制度，舉廉、舉孝弟力田等選舉制度，尊高年、賜孝弟力田錢帛、恤鰥寡孤獨等政策，莫不源於經學，以朝政施諸民間。

宋明之後，通過社會禮儀的製作，理學家構建一種合理的共同體生活，這種共同體生活既包括作為血緣共同體的家族，也包括作為地緣共同體的村莊，還有作為思想共同體的書院等等。